

儿子,爸爸想对你说

□朱洪坤



为你感到骄傲,我们也一直坚信,你长大了一定会有出息。

你现在迷茫、没有方向感、对未来不确定——这些情绪,爸年轻时也有过。那时候,我踏入社会不久,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、值不值得被信任、明天会怎么样。但是儿子,你比我幸运。你留过学,见过更大的世界,你心里装着疑惑,说明你在思考。23岁,是这

个世界上最有可能迷茫的年纪——因为你还有时间把它们一个一个解开。

我不反对你玩游戏,知道那是你放松的一种方式。但儿子,游戏里的输赢会清空,屏幕外的日子却是一天一天叠加上去的。我希望你偶尔抬头看看窗外,那里也有值得你“升级”的东西——一次晨跑、一片风景、一本可以读

到半夜的书。不要把春天都浪费在房间里,世界那么大,你要走出去,拥抱它们,它们才会属于你。

关于恋爱,你妈更加操心。我嘴上说“不急”,心里其实也在想,不是急着让你成家,而是希望你能被好好爱着,也能好好地去爱一个人。怎么照顾别人、怎么陪伴、怎么为另一个人着想,这些事,学校不教,生活会慢慢教你。

我文化水平不高,高中都没读完,有些看法可能跟不上你们年轻人了。我一直想对你说:我们不希望你大富大贵,只希望你在该读书的年纪珍惜时间,该恋爱的年纪认真感受,该承担责任的时候勇敢站出来。像男子汉一样,去工作、去负责、去爱。

我和你妈妈渐渐老了,不求你为我们做什么,只希望你把日子过好,把自己照顾好。该睡觉的时候睡觉,该吃饭的时候吃饭,该奋斗的时候别偷懒。这些话说起来很简单,但做到却不容易。

儿子,不管你走多远,家里这盏灯永远亮着。等你空的时候,我们炒两个菜,喝点小酒,再说说心里话。

到了烟火人间。人不能不工作,更不能闲下来,只要能劳动,只要被需要,人就on价值,生活才会有意义。

于是,每周一至周五,我按时在公司上下班,周五下午去重庆,周日返大竹,风雨无阻。

很多人问我,每周渝来蜀往,烦不烦,累不累?累是肯定的。但儿子必须要陪,班必须要上,钱必须要挣,又有什么好烦闷的呢?脚下有路,前方有灯,目标清晰,奔波忙碌也算是一种幸福吧。心态随之变得坦然,气便顺了;气顺了,性子也就磨出来了。反正就那么回事,急无用,烦也无用。再后来,又总结出一些经验来——坐上大巴便打瞌睡,摇摇晃晃中还可缓解上班的疲累;坐上轻轨便看书,沉浸在别人的故事里,时间飞逝但不浪费。如此一来,漫漫长途倒不觉得烦,也不觉得累了,反而生出一种踏实、润泽的感觉。儿子每每见到我,一声“妈妈你来了”,顿时将所有的疲累化作一股暖流。

陪伴儿子、照顾老人、上班,也许不只渝来蜀往的漫漫路途。对于儿子,未来的路还很长,我们彼此还需要更多地双向奔赴。是的,有人问,可不可以培养他生活独处和生活自理的能力?当然,这是我想到并正在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。但愿通过这漫长的陪伴,能够让儿子变得越来越好,也让我越来越有耐心,并增加抵抗生活磨难的毅力。

谁说不是呢?

陪伴之路

□陈德琴

怨同学们不理他,没人和他要,说他很孤独。我问同学们为什么不理他?他说,辅导员强调上课不能玩手机、打瞌睡,不能喝酒抽烟。他说他在学校草坪上看到同学在吸烟,就过去劝,还跟他们说吸烟有害健康。“开始,同学们都听我劝,可是我多说几次之后,他们就不理我了。”儿子沮丧地说道。大学生已然成年,他们有自己对世界和事物的看法,无须他人左右。如果想当然地“为你好”,于别人或许就是干涉或阻碍。更何况儿子是他们的同学。可是,他不明白这些道理。看着他茫然无助的样子,我只得耐着性子和他分析同学不理他以及不与他要的原因,要他慢慢改变自己一根筋的想法和做法。但他坚持己见,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和认知里。这是孤独症的典型症状。如此这样,又怎能融入同学和社会呢?

无聊的白天,每日晚间絮絮叨叨的拉锯战,迅速让我陷入如坐针毡的痛苦之中。我甚至想,长期下去,我定会疯掉。尽管实现了时间自由,尽管还有阅读和写作爱好的调剂,但终究抵挡不了牢笼般的烦闷和寂寥。虽然每月先生会定时转来生活费,加上退休金,基本可以实现生活无忧。可买菜、买米、买油盐以及其

他,都是只出不进,看着微信钱包里的数字一天天瘦下去,心里便没来由地慌,生怕出现弹尽粮绝的窘境,便萌生了到附近找份工作的想法,一来打发寂寥的白天,二来赚取几两碎银。找工作才发现,这个年龄除了可以在小区做保洁阿姨外,只能上门给人家当保姆。尽管我会电脑,能写会算。可是,那又怎样呢?如今,能写会算的多了去了,更何况还有超能的AI加持。经此折腾,我只想跟当下那些抱怨工作辛苦、累得像狗,为了碎银几两把自己活成牛马的打工人说,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多么的幸福。

儿子的学习和生活渐渐稳定。他基本适应了走读和独处的生活后,我有了重新工作的打算。原本打算到先生工作的工厂打一段时间短工,再到重庆陪伴儿子,先生却建议我就近找工作,因为家里还有八十一岁的母亲。

这时,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,说他到一国企任职了,问我愿不愿意去他所在的公司上班。想想在网上投出简历至今石沉大海的失落,想想只能当保洁阿姨的尴尬年龄,以及既可照顾老母亲又可陪伴儿子的便利,我当即同意了。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,更是一束光,一种解救,仿佛又让我回

亲爱的儿子,昨晚和你聊了很久,虽听了一些你不成熟的想法,但更多时候是爸爸在说,你在听。你偶尔应一声,大多数时候沉默,我总觉得你心里还藏着什么话。

其实,昨晚我也翻来覆去睡不着,在阳台上抽了几根烟。凌晨时分,天上还有几颗星星,我想起你小时候,曾指着天上的星星问我:“爸,那颗最亮的是什么星?”我那时候也说不清楚,只能告诉你:“等你长大了,自己去看。”现在你已经长大了,也去过很远的地方,看到了更多、更亮的星星,不知道你还能不能想起那个晚上。

你已经23岁了。爸爸23岁时,已经在外打拼了好几年,当时的我和现在的你一样,话也不多。年轻的时候,我也时常拿沉默当盔甲,把什么事都扛着不说。后来才慢慢明白——有些话不说,孩子会以为你不爱他。所以今天,我想把这些年藏在心里的、没说出口的话写下来。

今天刚好是你妈妈的生日,记得你小时候,妈妈去重庆陪你读小学。你聪明、善良,爸爸妈妈

2024年夏天,儿子高中毕业考取了重庆巴南区的一所专科音乐学院。次年春季开始,每个周末,我都奔走在重庆至大竹的漫漫长途上。漫漫长途,不仅指路途遥远,往返400余公里;更指时间漫长,单程就要5小时,坐了汽车坐轻轨,下了轻轨换公交,来来往往持续5年,三年专科二年本科。有时,心里便会无端地生出几分无望之感来。

儿子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,我去向务工的单位辞工。务工的单位是一家行政单位,我在其务工十余年,专门从事文字工作。当时,我向新上任的领导辞工,领导问我,有没想过留下来继续干?离开是早打算好的,但她那句话还是让我心生暖意。我说,儿子是孤独症孩子,我得去陪伴。她快言快语:儿子会有什么问题?有问题的应该是我们家长。她又讲了几句,大意是家长不要人为地把孩子看成问题娃娃,要学会放手,让孩子独立等等。我没法跟她细说孤独症孩子的病理特征和需要陪伴的理由。秋季开学时,我从繁忙的文秘工作岗位退到陪读的休闲日常。

在儿子学校附近租了一套100余平方米的房子,三房两厅两卫,通风透光。儿子每天早起到学校练声,尔后上课、练琴。课程多,加之军训,儿子的早中晚餐都在学校解决,租房里只剩下孤零零的我。人生地不熟,离主城区又远,我每天只能在屋里或小区里转圈。儿子放学回来,总是呱嗒呱嗒地抱